

铁道神探

崔立民



中国铁道出版社

铁 道 神 探

中 国 铁 道 出 版 社

1 9 9 3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063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由三个中篇组成的纪实小说集。作者根据自己从事铁路乘警工作多年的经验，不断积累资料，写成了这部小说集。

作者热情讴歌了从事铁路公安工作的铁路乘警，他们勤奋好学，努力钻研业务，用他们的赤诚与机智，保护着旅客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旅客们一路平安。本书在艺术上构思巧妙，情节多传奇性，讲究语言准确、生动、形象，尤以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见长。

铁 道 神 探

*

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单三条14号)

责任编辑 罗桂英 封面设计 陈东山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38千

1993年5月 第1版 第1次印

印数：1—2200册

ISBN7-113-01426-7/H·21 定价：3.90元

目 录

铁道神探.....	4
1. 序言	4
2. 佛谷与佛头	15
3. 智取老贼	31
4. 乘务室被盗之迷	42
5. 一桩涉外案	52
6. 捉拿“小老海”	63
7. 票号：0357	77
8. 抓屡窃犯的学问	91
9. 候车室有名儿童失踪	100
10. “细高个”与“蒙面女”.....	108
11. 真假黄绍茹.....	130
行李架上的冤情.....	145
没有硝烟的阵地.....	176

“语不惊人死不休”

(代序)

王振民

得知中国铁道出版社要为崔立民的作品结集出书，我十分欣慰和高兴。小崔涉足文学创作是在十年从警生涯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作品多取材于那些平中见奇的警察生活。他把身边耳闻目睹的凡人小事和惊心动魄的事件凝集于自己的笔端，沉淀在作品里，讴歌这个变革的时代，铁道卫士叱咤在千里“大动脉”上，为铁路运输保驾护航，为祖国和人民巡逻放哨的可歌可泣的业绩和风采。

原本，在这个集子里小崔可以多收录几篇已发表过的作品，以增加书的容量、厚度。但最终被他忍痛割爱了。他告诉我，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是天津铁路公安处的干警——他的根基在这里——他对这个英雄倍出的群体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衷爱和恋情。所以，在这个集子里，他只想从几个不同侧面展现一下天津铁路的干警们在对敌斗争中是怎样大显身手的，以献给他的同行战友，献给各界关心、支持公安

工作的朋友们。

近年来，崔立民始终从事列车乘警工作，长年奔波于铁道线上，为列车治安秩序的稳定、为旅客生命财产的安全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他清秀的面庞透着作家的灵感，而那庄重的眉宇却显示着人民警察的刚毅。不管从哪个角度说，他都是一名战士，一名以笔和枪作武器的战士。他抓住出乘间隙、工作之余，执着地投入文学创作。几年中，写出了百万字脍炙人口的小说、报告文学及纪实文学。并多次赢得省、市级文学奖。他写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飞跃，与他善思善学，勤勉耕耘是密不可分的。为了写好《铁道神探》，他不辞辛苦，利用近两个月的公休时间，往返唐山于天津之间，累计1,000多公里路程，与文中主人公攀谈、交流；为了创作《唐山遗孤》，把1976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遗下的万名孤儿，真实、客观地留在历史的卷册上，他耗尽了七个多月闲遐，寻找和采访了二百多名流散在各地的孤儿……。

几年来，散见在报刊上的他的文章，我读过一些。起初留下的印象不很深，渐渐地，我感觉到他的东西越来越有味道了。文笔日臻成熟，内容更加丰腴，作为十年校园生活几乎荒废在十年“文革”中的小崔来说，达到这一境地已是很不容易了。聊天时他和我说过，当年他从戎戍边，第一封家书是请班长代写的，因为那时他不知写家信如何下笔，后来他当了放映员，兼管图书、广播，免不了要编写一些幻灯稿、广播稿。正是从那个时候，不甘平庸、不甘寂寞的他开始掬起书本，孜孜不倦地吸取养分，开始挥笔痴迷不厌地练习写作，开垦起那块属于他的处女地——并一发不可收拾。

1990年仲夏，老书法家王永兴看了小崔撰写的电视报告

文学《捕捉大海的灵感》，很是感奋与激动。王老找到小崔的家门，促膝与他攀谈，并要为他提字留念，当问及他写什么好时，小崔几乎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语不惊人死不休”！老书法家望着这个抱负远大的青年民警，兴奋不已，当即挥毫泼墨，写下了这七个遒劲的大字。

无疑，这些年来小崔能矢志不移地耕耘在文学创作的绿野上，是与这句铭刻在他心头的诗句分不开的。他曾信誓旦旦地向文友说过：“我要用我的汗水、心血凝就成一部‘落地有声’的作品！”

我想，会的。看着他裸背伏案的身影，我想他一定会有这一天！

1992年夏

铁道神探

序 言

(一)

初识姚印兰是1982年春季。那时，我刚穿警服，在学习班受训。一天，管教务的老师对我们说，请来了一位叫姚印兰的老侦察员讲授“如何发现、识别和抓获犯罪分子”，我高兴的真有些不能自己。因为，这之前我听人说过：他是一位出类拔萃、身手不凡的老干探，对反扒窃甚是精通。叱咤在千里铁道线上几十年，亲手捕获过数以千计的神偷大盗。能一睹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铁警神探，我怎不激动与兴奋！但转天，当他真的走上了讲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心里不禁惊讶起来——他矮矮墩墩，小眼睛，腰背微驼……。在他身上丝毫寻不到以往我想象中敬佩和崇拜的那种“英雄本色。”

后来，我当了列车乘警，每当出乘间隙与班组的人闲聊时，两位检车的老师付总会有意无意扯起姚印兰和他那些神奇功夫。讲的津津有味、妙趣横生，使我听得象着了魔，老师付的嘴巴不停，他们肚子里好象装满了有关姚印兰的故事，说不完，道不尽。

那时，我就认为：姚印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把他的事

迹写成小说一定精彩无比。

我决计要写姚印兰是1985年秋冬之交的事了。

一天，我值乘328次列车，车过汉沽验票时我们查到一位无票乘车的旅客。这是位三十五、六岁的农民汉子。他身无分文，带着半篮子鸡蛋，说是去廊坊串亲戚。询问后我得知他有过不光彩的历史——十四岁起就下关东从师学“艺”，上了贼船。如今他能“金盆洗手”痛改前非，是因三年前南下行动时被姚印兰在列车上人赃俱获了。

出于好奇，我命他现场表演一个屡窃犯是怎样“下货”的。

“都是些缺德勾当，有啥好表演的。”他讪笑着说。然后抬起左手一扶我头上的大盖帽，提醒道，“民警同志，你帽子戴歪了。”

“有事说话，别动手动脚！”我有些不满，反感地将他的手拨开。

谁知他这时神秘地笑了：“我表演完了。”

“表演？”我恍然大悟，马上意识到我是中了计了。先是他碰我帽子，引开我视线和注意力，声东击西。我忙摸自己上衣兜，果然，钱包不翼而飞了。

“咋样，表演得还行吧？”他还了我钱包，自言自语地说：“唉，不想你们那个小眼队长更是技高一筹……。”

“小眼队长是谁？”我问道。

“就是姓姚的那个老爷子。不少黑道上的人在背地里都这么叫他。”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真的，那时，干我们这行当的对小眼队长都很怕，也很服。要是把这人写成书一定很有意思。”没想到，被姚印兰处理过的人也有这种想法。

认识这人我受益匪浅。应该说就是从那儿之后我开始

“盯”上姚印兰的。

(二)

1933年，姚印兰出生在河北省青县黑龙港河畔福楼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里。

黑龙港河春旱无水，夏涝成灾。那块贫瘠的盐碱地，十年九荒，再加上战乱的创痍，他从记事起就跟随父母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了。

195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姚印兰跨进了天津铁路公安处的门槛。大概是领导见他勤奋好学，天生聪颖，工作不久，便把他调入刑侦大队。从此干上了专打现行犯罪的便衣警察，至今风风雨雨四十余年没再改行。

抓“现行”，说来容易，若真想在人流如潮的站车上，擒住一个扒手，对那时初出茅庐的姚印兰来说决非是件易事。

第一次单独行动时的情景姚印兰是永远忘不了的。那是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他在天津站广场巡须，发现一个穿条绒袄的男青年神色异常。他身影不移的盯上了。那人进候车室，他也进；那人检票上站台，他紧跟其后。可惜，直盯到夕阳西下，他也没察觉到那人有什么不轨的举动。眼睁睁瞅着那人哼着小曲上车走了。他垂头丧气，拖着又累又饿的身子返回广场。这时他看见一大堆人正围观一位乡下妇女。他忙跑过去，一问才知：他丈夫正住在天津一家医院，准备做大手术，急需钱用。她把家里的牲口与值钱的家当全变卖了，换得几百元钱。没想到她一下火车裤兜里的救命钱就被人掏得分文不剩。她对姚印兰说：下火车时好象有个穿条绒

袄的青年撞了她一下。

穿条绒袄的青年！姚印兰马上意识到：行窃者就是他。

一个屡窃犯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得了手，逃之夭夭了。

姚印兰愧疚地低下了头，不敢正视那位不幸的受害者。

那一夜他失眠了。

民众的疾苦与患难燃起姚印兰心中不平的火焰，时刻激发着他发奋进取。

刚解放那阵儿，天津铁路口上的警察大多是部队留下来的，业务生疏，更没什么经验可谈。姚印兰从干中学，学中干，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掌握扒手们的行窃规律和特点。特殊年代，特殊使命和特殊的责任感迫使姚印兰矢志不移地探索新中国警察的反扒技艺！

回忆五十年代前的往事，姚印兰记忆犹新。一次，他在天津站检票口发现一个戴草帽的白胡子老汉，十分巧妙地将一名旅客的钱包掏走了，又不慌不忙地离开了。他意识到：这是位有着多年行窃经验的老手。他思量着，默不作声地追了上去。一伸手，把老汉头上的草帽摘下，扣在自己头上。老汉一愣，面带愠色地嚷道：“你小子太无礼了，怎么可以跟上岁数的人开这种玩笑，快把草帽还给我！”

姚印兰满不在乎，捏着那顶草帽，在面前扇了几下，诙谐地说：“跟您老学的。难道您可以在暗中拿走别人的钱财，就不许我在明里抢走你这顶破草帽？”

霎时，老汉明白了一切。不太情愿地将钱包交给姚印兰。

钱包里除了几张毛票，再也翻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检查完，姚印兰上下打量着老汉费解地问：“您老都这把年纪

了，为啥还干这活儿？”

“最近日子有点紧张，所以手又犯痒痒了。”

“这么说，你从前以此为生了？”

后来姚印兰才知道，这老汉在解放前被冀东的老百姓和伪警察视为来去无踪、出手不凡的神盗。姚印兰了解清楚老汉身世，很是同情。

“你手脚不利索了，我就饶你一次。”姚印兰第一次擅自作了主。还了草帽，又诚恳地说“收我做徒弟行不？”

“啥？你，你也想学偷？”老汉变了脸色。“闹了半天你不是警察。告诉你吧，你就是搬来一座金山，我也不会教你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也不看都啥年月了，还学那活计。”

瞧着老汉一本正经的样子，姚印兰笑了。他知道老汉误解了他的意思，便掏出了工作证。

“你真是警察！”

“这还掺假？”

“既然你是警察，为啥要认我作师付？”

“学偷呗！”

“这……？”老汉越发困惑费解了。

“是这样。”姚印兰认真地解释道：“我是专打现行的，你想，如果我连盗贼的作案手段和规律都摸不准，怎能抓到他们？我寻思，只有了解，吃透他们，才能……”

老汉明白了，欣然收下了我这位特殊的徒弟。”

就是这样，姚印兰开动脑筋，摸索反扒技艺，终于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发现和识别各类犯罪分子的经验。

(三)

“干我们这一行的，出门就是上班，什么时候进了家才算下班。”姚印兰不记得这话是谁说的了，但他早已把这句话变成了自己的口头禅。

计算姚印兰的工时，是件费脑筋的事儿了。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他几乎没休息过。

一次，在唐山工作的妹妹来天津看他。兄妹多年未见，姚印兰高兴的不行，特意请了半天假，要和老伴一起陪妹妹去商场逛逛。可谁知还没进商场的门口，老伴就发现身旁的丈夫失踪了。急得姑嫂俩人在商场附近寻了好几个来回，也不见他的人影儿。

原来，当他们三人快进商场时，有个留八字胡的小伙子拎着一架名贵的“莱德”牌照像机与姚印兰擦肩而过。他打量那人一眼，觉得这衣着脏乎乎的小伙子拿着如此昂贵的照像机似乎有些不协调。职业的敏感，使他马上联想到前几天列车上一位外宾被盗走的那架“莱德”牌像机，他身不由己地跟上了那人。随那人进了一家委托商店。

“这架像机不错。你打算卖是吗？”不等那人开口，姚印兰便抢先一步问道。

“你想买？”那人道。

“值多少钱？”姚印兰审视着像机。

“要是 有现金，你就给 四百 吧！”看得出，那人急于出手。

“够便宜的，这机子是日本产的吧？姚印兰有意 投石问

路。

“对，是小日本货。你挺懂行。”那人附和着说。这时，姚印兰道：“我看不是日本产的。”

那人没想到姚印兰的话转得这么快，他怔了片刻，固执地说：“没错，绝对是日本货。我自己的东西还不清楚！”

“我看还是请懂行的人看看吧。”说着，姚印兰将像机递给柜台里的工作人员。

“这明明是德国产品。”工作人员扫了那人一眼说：“你怎么非说是日本货？连自己的像机是啥牌子都说不上来，真新鲜！”

那人被说得涨红了脸，但在众人面前又不服软。冲姚印兰嚷嚷道：“你愿买就买，不买拉倒，管哪儿出的干嘛！”

“你这像机我买定了！”姚印兰道。

“那好啊！”那人眼珠一亮。“价格还可以商量，咱们谈谈。”

“是该好好谈谈，不过得换个地方……。”

姚印兰将那人带进派出所，经审问，证实这像机正是外宾丢失的那架。

弄清了姚印兰刚才“失踪”的真相，窝了一肚子气的老伴不再言语了。

这类事情在姚印兰身上时有发生，他也习以为常了。然而，有件事却使他终生难忘。

1969年初，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姚印兰到天津车站去接患晚期癌症的父亲。当他同护送的哥哥一起将父亲背下车时，看见一人神色慌张地往天桥上跑，并不时回头探望。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刚“下货”的扒手，不容多想，他撒腿

追上前去。追到出站口，他将那人揪住了。

“你这是干啥？凭啥拽我？”那人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小伙子，不是我冤枉你，你有前科，现在手脚仍不老实。如果我说错了，你就大大方方地走人；要是我说的没错，你就给我规规矩矩坦白。”姚印兰镇定自若地说。

那人被姚印兰有板有眼的話镇住了。不由脱口说道：“你，你怎么会知道？”

姚印兰会心一笑：“这不，你不打自招了。行啦，认罪吧！”

凝视着姚印兰那威严的面孔，那人不寒而栗，最后一道精神防线崩溃了，乖乖交出了他趁下车人多拥挤时偷来的钱包。

当时，他父亲的病已到十分危险之际，需要下车后及时送到医院治疗。一切都要由他安排的，他不言不语地走开了。哥哥没办法，只得背着老人等在站台上。足足过了一个小时，他才露面，将危在旦夕的父亲送进医院……。

二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提及这件事，姚印兰心里很是难过。为抓获一个可恶的扒手，在父亲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走开了。然而，他不这么做又该怎么做呢？

(四)

姚印兰的名气是随着他的反扒技艺不断提高而名声在外的。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心明眼亮、锲而不舍、审时度势、出奇制胜。正是这些使姚印兰的

名子被人们敬佩和传颂。甚至，一些恨他怕他的“江洋大盗”对他也佩服的五体投地。

姚印兰曾向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乘 151 次列车去牡丹江。车到终点站已是夜深人静了。一路上的颠簸，使已不年轻的他倦得不行，一下车就急忙朝铁路公寓赶，打算早早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迎面走来一条大汉，看架势象是冲他来的，职业的敏感使他警觉起来。凭借昏暗的灯光，姚印兰渐渐看清来人是被他打击处理过的东北大盗谭某。一桩桩往事浮现在姚印兰的脑海。多年前的一天，他在德州车站抓到一名扒手，在押往民警值勤室的途中，扒手一瞧押送的只有姚印兰一人，自以为有机可乘，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大团结”，对姚印兰说：“一点小意思，你先收下，这次只要你放过我，事后我保证加倍报答！”姚印兰不屑一顾，用冷笑回敬了他。后来这个屡屡作案的扒手被押回东北法办了。他就是谭某。

谭某此时此地的出现，是报仇吗？不容多想，姚印兰本能地握紧腰间的那支枪子，准备应付突发的事件。

“噢，真是你姚队长！你老还认识我吗？”谭某来到姚印兰面前是一脸的惊喜。等他看出姚印兰仍在提防自己时，便认真地解释道：“队长，你老放宽心，这回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跟你唠唠，说说心里话。”

这些年里，不少的扒手经过与姚印兰较量，无一不敬佩他。有的扒手经过改造由扒手变成了反扒手，有的成了他的知交……。想到这些，姚印兰紧绷的神经松弛了许多。

“怎能忘了你谭老弟，这几年，你在里面一定干得不错，提前释放了？”

“正是，政府宽大了我。”谭某感慨万分。

姚队长，我一直敬佩您老的为人和功夫。说实在的，最近报纸电台报道的那个黄瘸子，所谓的全国头号大盗。他算什么东西，在我姓谭的面前也甘败下风。不是我吹牛，我吃这碗饭十来年了，从没人碰过我的边儿。唉，谁想竟栽在你姚队长手上，对你我真算服啦！姚队长，今后，你有啥难办的案子尽管找我，我会真心为政府效力的。”

“好，好！只要你悔过自新，往后有用得着你的时候，我一定请你。”姚印兰握住谭某的双手，很是激动……

（五）

姚印兰含辛茹苦几十年总结出对敌斗争经验，不再属于姚印兰自己，不再属于天津铁路公安处。

孩提时代未曾进过一天学堂的姚印兰，做梦也不会想到，如今会站到讲台上为别人讲授知识。更不会相信，1984年天津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正式颁发了聘书，特邀他为这个高等学府的讲师。几年中，姚印兰先后受邀到路内路外公安政法部门讲授了近百场“如何发现、识别和抓获犯罪分子”。

高手自有高之处。姚印兰经常是要被上级领导指派参加一些“攻坚战”的。打“攻坚战”，路途多艰，环境多劣，对手多残，姚印兰也在所不辞。每次只要一声令下，他会毫不犹豫地，挟起提包奔赴一线，每到一处，他都冲锋在前。

——1980年5月，德州区段扒窃犯成灾，他带一班人马仅用十一天就一举抓获57名惯窃惯盗，捣毁了四个扒窃犯的